

一不可使近侍者告人之善惡
一改革不可以利害在道理貪美不可挾私意拒人言
不藏所思可以爭之雖甚相爭不可从于私意
一社倉為民置之為永利者也歲饑則可發出濟之
不可他用之

一若失其志好遊樂致驕奢使士民失其所則何面目
戴封卯領士地哉必上衣可蟄居

石十五件之旨堅相守之以往可以申傳同職者也

會津中將

寬文八年四月十一日

家老中

保科正之朝臣言行記

明曆二年丙申

嚴有幕下御年拾六十二月十二日

召道春始令講大學首章於御前而賜若干於道春兵卿閱此夏即大悅謂其左右曰幕下欲聽大道者實天下長久之基也何幸加之乎顧世人謂何哉於我甚慶賀之贊嘆不已
或者欲獻古筆古今和歌集卿曰如賢者筆跡則當愛用之或貽諸子也如此惣非我所欲也則却之
板倉防及自京都來江戶而相會卿之次防及語曰湯武伐桀紂之道在京都每々与儒生論之雖然其道理不分明公謂如何乎卿即應之曰湯武

放伐之夏歷世至賢之所許也則當其美可知矣雖然凡學門之道欲明知而行之而已但吾子与我輩者決不做湯武之道也幸有良師唯學文王伯夷而已湯武之道雖不知又何足憂哉防州深嘆之一日卿語近侍者曰今世士輩多伴執威之人又諸侯之家而以從貴勢之後飲食美每有誇人者作輩不見乎孟子所謂乞糶問之祭餘而泣其妻妾之難也可愧之甚也

卿平常奉程子所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

者不知學之語而賞嘆之因戲曰我遇對執政之人談
吏時說仁則忤且說慈悲則不忤再不可不擇言也
一日語文學輩曰為無用之言者世人皆曰都加波加
仁毛不立之事也汝此言耶否曰不知之願聞其說鄉曰
立墳墓之謂也今時丈夫深習歌樂舞蹈之吏而能
其難能之吏則專以之自誇人他人亦褒之者衆矣
我顧之凡此文吏假令雖究其妙死後豈以如此類
可刻于塚上之石而遺其名於後世乎凡所載于碑者
忠勇學術之事而已其餘不足記也

卿之夜座雖永夜至戊之半而及聽鐘聲即急入卧
内其一夜語侍坐者曰吾老且病常終夜不眠而已故
得一時之安眠則為幸也侍坐者言曰然則何迄夜闌
可安眠也
作不眠也而不入耶鄉曰吾亦非不欲之雖然吾顧之若一人可
寤時即中之人亦皆不得安眠也然則因一人不欲眠而
使衆人不眠則唯是私也凡人當可寢之時則雖不
欲眠就卧席又當可醒之時則雖欲眠強晨起而
可也起居之節常有度如此
朝夕之饌隨庖人之所供也但不適其口者不下箸雖

然不命烹炙之事不撰飲食之品矣一日土岐長元
來講孟子離婁之篇曾子曾元養其父必有酒肉之
章卿曰此章之旨於我獨覺不親切也我性從來
無求於酒肉之味故也欵長元應之曰酒肉者衆人之
所通而欲也如公之無飲食欲者天性之所然也可謂
希世之稟也賞嘆之

常語左右曰今時之士輩後執政之後入諸侯之家
而伴食退後語人以其料理善惡曰某家巧而風味
善某家拙而風味不善矣是何為士大夫之言耶

風俗卑陋悲哉因拳曰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賤之
又拳汪信民嘗言人常喫得菜根則百夏可做之語
而慨嘆焉

常恐嘗
之字

執政之人常就卿弟訪事時卿之家臣及庖人設
飲食欲窺其談了山之然執政之人速飯則家臣
皆以為遺恨而謝卿前也卿曰吾聞他家以饗應執
政之人為第一吾不然也執政之人邂逅來訪吾甚悅
之所以者無他唯雖一言為大君議政事而已是我
願也不暇欲為一服之茶也汝等勿患之

一日舉孟子對梁襄王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之語而謂侍坐者曰此語雖卒然之對最為親切也苟為人主者不可不恐也今列國之主雖多善政如好殺人則為臣者誰歸之哉可恐之甚者也汝等思之如何問者皆歎服

一日謂侍臣曰吾以問家中之諸輩評吾曰成事而不賜褒美又於近習者不與飲食渾無親愛之態其顧之氣質之癖如此也欵雖然大抵吾家中之以諸輩不敢輕之又不敢無理而斫人命也是汝等之

設言
作假

所其智也設令十成事而十得褒美又數受飲食之親愛以無辜一戮其身則褒亦何有益哉同舉某國主與某國主兄弟之圖也然某又主屢以小惡喜施臣下且細察臣下之貧福而躬親措置之以法則可謂有親愛於臣下雖然群臣以為煩苛而苦之又某主雖不知此唯公而寬則群臣反以安之也是又汝輩之所其閱也凡為臣者頻受主人之親睦亦以為煩擾汝輩當念之

卿雖致仕 台命懇々而不已是以諸侯無不

尊重愈甚矣賜休暇而往未于會津時途中
所經過之城主或斫開山澆之岩山或設樓船
于河津或處々構茶店或避往還之客或掃市并
屋頭之塵或贈魚鳥菓菜之類而使价繁至或
令其家之老臣護館舍之辺其奔走饗應之
般樣不可勝計卿豫察如此而先發駕之期而以小
簡疏示所過之城主曰必勿作奔走但設驛馬人
夫則足矣是所堅約也悉有反簡曰諾及聞其奔
走之形勢而大怒曰吾向有約束而既受反簡矣

方今何為詐哉假令他人雖詐吾必不詐矣悉
卻贈物擅使价且下令於徒者曰雖奴隸之輩
於所歷城下草鞋之類亦不可買也其嚴屬不可

犯矣

彌加藤朋友曰祖父左典厩父吏部及朋友之三代也
父祖受大祿朋友式微也雖然三代之中論其人品則
朋友者誠好人哉其人只如此則何為易大祿耶
謂家臣曰無子者欲養子而立後則當求同性者
而養之如無同性則如何矣今必捨同性而養或

外性或他養人之子者最不可也依之當卿之世

皆守此法矣

性悉姓字之謬也

夜話之次卿慨然語侍坐者曰吾少時緣無知而好
荒六韜三畧及雜書而還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
類或為迂濶或為孑木弱而後過歲月至今顧之
其愚也甚哉追悔而不可及矣

會津先大守蒲生氏之世令罪人跨兩牛以燒松
入兩牛之間則各驚怒而左右開避謂牛裂又作大
釜其蓋穿穴而置罪人於其中出頭面及兩手

以木履着其脚以慢人熬之透釜內則以膏油濺
入於穴觀者亦甚哀之又或作大壇植一木以首抵
繫罪人令兩手抱竹輪而束麻葦燃之左右前後
持之焚之罪人踴躍死名之謂燒去矣卿聞之曰是皆
慘酷之至也於此命有司曰自今以後勿行此刑若
有大罪者當以烈火急焚殺之如燒去矣可謂髒
殺也又可謂弄刑也况牛裂釜熬之刑一切不可
用矣

一日加洲大守綱利問曰父罪當死刑則其子男又被

截是予領內之法也然不知其當否願聞貴國
之法矣卿曰吾未聞諸國之法也獨拳我家之刑法
而語而已久當磔罪則其子被截矣久當斬罪則
其子免死刑也雖有其子復離之慮我不管之可
有不意之吏則是亦命也豈懼之邪綱利君嘆之
卿素畜紀貫之曰筆跡其所看者并筒女之所
詠也其和歌曰風好けハ沖河志了波龍田山和事也
君々知々々々々 予時卿弟四松子將嫁加州大守
中將綱利卿以此一軸授松子曰筒女者貞婦也故樂

謠曰死後亦其灵魂吊亡夫之塚也凡謠歌者皆妄誕之
吏也雖然其貞女心不可誣是貞女之所以貞女也
是故授之云尔

一日詔左右曰阿部豐洲者其為人篤實也權柄之家
門前為市者古今皆然矣未聞豐洲門前為群也
是以當知其人之好也宣哉 大猷幕下最初以斯
人属 幼君集

又語曰人遇明輩之招而受一會之饗應則喜
而不忘于心而思我亦他日報焉此心人皆無不有也因茲

吾顧大君之握恩則誠難謝也匪啻吾身日月受
大君之饗應迄家中諸士奴隸等非賜日々大君之啣食
應耶然而欲報之心不原何哉是知報一飯之恩而不
知報君恩者也不思之甚哉

又語曰微賤之臣衡外而居高者或一有降一等之命
則有悻々然憾者也當及其身而思其初也吾
若自初無外進之命則今日何有此憾耶然則今吾
有此憾亦非君恩所然乎念之則憾亦可自解耳
嚴有幕下之世松平作州為

台城本營留守此時

江府多質一日火延于營府之中奧平大膳松平甲州
其餘壯年士大夫驅參急救得之幕下賜時服而
褒賞之作別亦雖其功有而獨不預褒賞因茲
其心快々遂屢就老中之宅謂辭其職矣官医平賀
玄純素与作州友善一日來見之以告此吏矣卿因之
曰願子往而語作州乎作州之所受者大職也亦宿
老也作州与少壯之士大夫爭功賜賞則還甚可愧
也一旦救火之功於作州不可顧褒賞也此等之功
作州不可做者則

台樹先何命此職可謂自

輕其身者也哉。必勿辭職而可也。云尔。玄純往告之作。則
幡然曰。聞羽林之語。則吾甚恥之。即敲元。執政門而改
前過。而遂止矣。

公曰。無其人。則不如闕其職。如無職。乃可也。

平居。外出于外。亥入於內。無晝無夜。有公私政務暇
則。令侍史講讀聖賢之書。評論其是非。研窮其理。
座中。不置枕。無傾側之容。常好靜。座或解經帶。改衣
裳。則退入別室。閉戶。雖藝藝近之。草不得見之。入閨
閣。則怡然。出閨閣。則巖然。唯出入閨閣。正寢書院。

茶室之間。而遂不見。近臣座。况庖厨之邊。我每出閨閣
則。揚啖聲高。足音而不定。規仕輩之私。凡其容貌。詩
氣。平生威儀之正。誰有如此人乎。

庭當作
夜

一日。登將登。當府而命守庭者曰。到寅則當報之。守夜
者。誤鐘聲。以也為寅。而報焉。公則睡起。乃着衣裳而待
晨人。然夜未明。守夜者甚恐之。而以其誤。謝焉。公曰。
何傷哉。假令有誤。先于時不愈。時那他日以之。勿忘焉。

私云
若若帝人言他日

謹而勿先。後云云。他日勿忘。云云。寬十寸。可見。

公患吐血病。後雖欲喫飯。生熱之節。遂不得其互也。待

食者罵膳夫公從容解之曰吾付之炊飯者非不用心也
特用心之過者也以平易之心炊之則還中其宜矣
膳夫聞之令炊果得其宜

公令杉田某裁贈人之書右筆某書之備一覽公見
之謂杉田曰書樣甚鄙哉杉田為彼解辯焉公曰右
筆等之書樣可謂醜矣吾每觸目生欲罵之心然我顧
之如此心則不後等之非而吾性之癖也故無害事理
則為足耳常反躬克己而遂不言彼等之非也雖然
如今此書樣甚穢而恰似可生蚊虱吏書而可也

厩役者牽善馬而出江府飯會津到房河渡時馬
見船而不肯乘也厩役以手本擊之誤打破一隻眼矣
到會津則有司縛之下獄矣公遙聽之曰是所謂小
過也故之可也豈以犬馬之生易人之生哉但須教諭
他日用心之方也速令赦之

美應元年公在江府讀朱子小學敬之林老佛之
書同年纂輔養編一冊而獻 幕下以呈輔養幼
君之志而後以小學句疏及輔養編賜家老大史近
臣等令疏之又至晚年編集二程治教錄玉山講義

附錄伊洛三子傳心錄賜各一部又板倉內膳在京
都時以張希孟之所作牧民忠告一部賜公々令某
讀之曰為有司者當誦之書也更乞數部板倉氏再
賜三部於此置一部於坐右賜一部於會城有司寄
一部於某賜一部於加州太守曰願令侍史誦之聞之
也公薨而後以遺意獻治教錄玉講附錄傳心錄等
之書於嚴有幕下某公自篤信好學故勸人亦
如此某聞人之學道誦書則甚喜之或人曰已欲立而
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謂也欽

一日內藤源介田中二郎兵衛侍坐而有飲酒之談源介
告曰田中雖沈醉遂未見其乱竒哉公曰渠輩而若
及乱則改易之罪不可道也聞之者恐懷矣田中者大
臣而平日愛之重之然其嚴厲而不可犯如此
明曆二年冬令某始講詩經集傳及聞葛覃嘆曰
文王后妃為葛布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其苦
適入閨門而見之幼女戲弄紉箴補綴之事則自師母
至衆婢皆相叱曰鄙哉何為如此事乎夫男子知而弄
弓矢女子幼而弄箴瓦者自然之性也今聞葛覃詩

而悟后妃之所以為后妃而亦愧吾閨門之無教身

萬治元年正月及閏詩秦風黃鳥篇朱子殉葬之論
惜不仁不知之莫戎狄弊俗之風而又与某發明其篇
中臨穴惴々之文義甚嘆慨而不已無其後寬文元
年閏八月公自禁冢臣之殉死又同三年 台命禁
天下之殉死其斯令也顧之依公之所請而行于國々
者也

一日有改元寬永之令公聞之曰吾既知有此莫也然
或先合而誤發言語則是漏洩公義也故每有年号

之謔甚謹之而吾氣鬱結久哉今日此令出則吾氣亦
舒暢其公防朝議之漏洩如此

公好學每令侍史誦書聽之甚樂其有俗客訪來
即令掩其言而無嫌忌之色以誠心相遇焉一夕語
學之次侍坐者奉此一吏而荅之公曰然吾曰以之
為工夫其當見彼川流而知道體也往者過來者統
如彼纏於旧心則苦荳新心哉是与天地之化異其道
而學者所法也吾乐書之時有俗客來乃不得已而
相會然心中未能忘書則言語應接之際其心皆非

誠實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也唯轉
曰換新而可也智藏而無痕迹底又此意思欵
寬文九年四月公致仕同十年四月受 台命而
行會津而憩息其勞保養其疾也今茲本朝通鑑
成矣弘文學士自作二序艸稿而呈 堂府其序中
各記載酒升雅樂頭忠清阿部豐後守忠秋稻葉
義濃守正則久世八和守廣之士屋但馬守數直
奉行永丹伊賀守尚庸之名也於是堂府諸老
飛羽撒於會津附二序而受公之指揮其考中

華資沿通鑑諸序之例折衷其義斟酌其宜
而答之

公一日聞通鑑綱目後漢明帝永平九年書大有年
尹北登明曰春秋記異不記祥綱目災祥並記又曰
明帝是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之文感故
獲有年之應公曰春秋十二公獨植公三年言有年
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皆以為異也孫明復程伊川
胡安國春秋傳皆以有年為異也是春秋之本
旨也綱目取法春秋其而尹氏至此何誤哉吾案

前年明帝遣使於天竺求佛道得其書及沙門
以來啓蒙端至今流天下後世之禍其凶災何以知之
乎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是所以為異也此春秋之
深意尹氏之說甚不足信矣

公聞通鑑綱目講解曰吾至晚年聞此書此大部也
至全部不可期也今稍至後漢篇生前若聽了三國
則幸也隨聞而令拔其要錄之曰至吾子孫若有欲
誦此書者唯讀此拔萃則足而已故令錄之云余自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後漢祖帝延喜九年矣甚後病

作而止也其間公議論多所發揮

嚴有幕下之世高力元近古極丹後守及麾下三三人
或遠流或追放其此數人者暴虎之著者也此時拳世
謂其後于刑或三年或五年何加之刑之遲乎無吏而
迄今日幸免哉公聞之曰呼幕下之刑法甚可慶
賀也孟子曰國人殺之者也

公常言救飢饉者貴急速也今有司貪錢多端而
過日月則窮餓者既死而不及救焉可謂不知其法者
也因數稱莊子車轍中有鮒魚早得斗升之水然活

雖激西江之水迎吾旣為枯魚之語申而曰信哉斯言也
山崎嘉一夕侍于公々問曰殺牲而嘗鐘其理為
如何哉嘉荅曰塗其鬻却則其鐘完固也公曰此說吾
固知矣然匪當斯而已吾思之豈添靈威者耶嘉
顧某曰吾子誠宜扶之如扶出之則當呈上也某即
扶之而適得其說也說見于朱子語類祭祀之中而
与公之儀吻合矣翌日呈上之嘉疏之達公而深
嘆羨之

公閑居之日令侍史疏朱子語類而暗聽之或其說
与我意不合則命侍史曰此處有疑也顧是朱子未
定之見耶抑記者之誤耶恐道理當如斯也所當闕
疑也當貼紙而姑置而俟後日也後來於別處朱子
以前說為未定之說而後來之說即与公之說果相合
也如此之莫屢有之

寬文十二年壬子十月下旬公疾作十一月十八日薨矣然其
間不怠于學令講通鑑綱目及范氏唐鑑又令山崎
氏每朝講近思錄且許側聽者評論其義也十二月吉
於卧内令某讀延年大極之說十二日令某讀朱子語

類也日夜勉講學如此

公之疾十二日以後加增劇然頃促家臣曰吾恐以疾之病有妨于事務

通鑑綱目曰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果秦疆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完璧而返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飯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飯之又曰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

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請秦王擊缶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無左右欲又相如相如張目叱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飯楊氏曰古之知者以小率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失義而傷勇矣及其完璧而飯於趙亦何益哉至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雖勿

往可也相如為國卿相拔刀乘之君以蹈危事其智
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之豈
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公曰大哉揚氏
之評吾聞相如之功則勇之最勝者也於日本之俗
誰不賞之乎然楊氏却以為傷勇其度量之弘
識見之高如此誠大儒之論哉

公語侍臣曰五代馮道者歷仕于唐晉漢周四易世其
際歷十主而世々至于大臣矣吾顧之非佞諛之巧
是過人者何得此幸耶吾朝近代大名之中亦

代々有得寵異者是又馮道之類也與侍坐某談
曰昔明智日向守對信長有反逆之志竊召其家老
二三輩而議之僉曰不可也後召寵臣左馬從而議
之左馬从亦不從焉日向守曰卿向与某二三輩相議
而皆不從雖然吾志不能已也但取決汝之一言其
汝謂何乎左馬从曰古語所謂天知地知我知人知
也既告二三輩則假令雖止達于信長必其然則其
禍不可逃也然則与彼不如祭于此也願急
祭兵而進兵於此日向守謀反之志愈定其當時

人皆以左馬介之言為美談云尔

公聞之曰可謂左馬介不忠不義臣也何有勸已之主以及逆之理哉後日縱令露頭而亡身亦無妨身豈軟利害乎惜哉諫而不過之世人皆以為美談吾不詳也侍坐者甚愧焉

昔日東照宮以安藤帶刀屬賴宣卿矣其後令土井大炊謂帶刀曰賴宣年廿也若有謀反之心則汝當急告之也以此趣載于一紙之罰文獻之可也帶刀曰一日為君臣之契則縱令君有狂亂之謀何以我

君為罪人而出之耶万一有反心則可強諫之君不肯則無奈之何也則從其軍而戰死耳何以我君為罪人而誣之乎一紙之罰文亦不可呈上也

東照宮聞之感其忠矣公評此事曰帶刀之吏可謂志厚也惜哉未後一言從其軍而死此甚不中理也若言諫而不肯則於眼前而即自殺而決不可從其吏則恐瑩徹無瑕而已是所以為無學之弊也

列侯之中有一旦廢寺院追沙門公聞之曰其志

最可嘉尚者也雖然處之方未足為宜也方今
之世一時廢却之則其本寺門跡之類相牽而質
之故不得已而或有再復廢地者也是向所謂處
之方未足為宜者也須不可急迫也或以或新地或連
年無住或寺僧有罪廢之追之則漸次可減復數
此良法也欵

元老執政及其子弟有時 台恩之辱則就公之
第而謝之公之曰不忘恩之所由出則各不可不忠
勤也公之詞每々如此

明曆三年丁酉正月武江大火

台城及諸侯士庶之

家多燒亡其淺艸倉廩亦悉燒米穀如山而其火久
不消 營府諸老相議將命市肆出人夫滅之
公曰方今市井悉罹大火失其所今又徵人夫則愈
困窮矣請博下令於市井而曰大倉粒米火未
消也今人之區食許以自力隨分而消之取之則
顧不令而諸人競集而取之火自消矣是賑饑滅
火之良策也矣曰可也果如其言

公曰凡名言者不能多言哉薰仲舒者漢人儒也

其言雖多然宋僧所撰定者唯二語也所謂道之
大原出於天人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

公屢稱之曰人欲非性者誠龜山之格言也

一日偶語侍坐者曰當閱松平雲及之家自古佳例矣
每歲正月將授具足餅於家中時於厨中播餉甚
多於是家中男女入來其厨內而各每于取之歸去
矣其狀如爭奪也這是雖似失禮容古家之遺風
如此其凡為人主者他利於下其意善他如取於下而

奉於上其意暴也雲及之家癖風俗之美者也

公至升伊老之邸第時主人推乃碾茶壺自點茶供
公乃戲曰此碾茶壺有人袖之來贈我也我固雖辭然
強之故受矣誰哉有贈如此珍器於公者耶公曰人皆
知我之人素不可受故無以此誠我者也人察老之
或可受故爾來贈之而已主人笑曰嗚呼公之醜言
又如此歟

寬文十年庚戌復公致仕之暇在會津欲察諸吏
決獄之狀令讀其斷察之書而聽之偶村里中一院

僧挾小刃而往將刺別院僧別院僧見其危急而即
棄取彼刃而持之彼僧弥怒而爭其刃時彼僧自觸
其刃死矣於是別院之僧知其狀之難明而遂自
引已之咎速伏其罪矣吏亦斫之將以死刑矣
公詳其狀察其情為無罪而赦之出於獄而令去也
此僧退而語人言若微斯明君我以何免死乎出
万死而遭一生此謂欬初公諭吏曰凡僧等之獄
大抵以僧法決之可也殺生者五戒之第一也林某殺
一虫之命况人乎為僧者挾刃往將殺人甚可

惡也且觸己之刃而死乎最不足惜焉

會津諸吏鞠問罪惡之帳籍或百帳或數百張未
後載諸吏決斷之評而達于江府邸第其公令
近臣讀之聞之隨聞而有所疑則令貼紙於其上
頭而先一過了其再及聞之即決之如有疑者命
會津之吏而吏鞠問之果如公之察其苟非吏
之所及也如此之類不可勝計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公曰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是真西山之

說也忠愛之臣不可不如此也深稱嘆之
公偶語某曰神道中臣稜之詞與今時之文句大異
而讀中華之書者見之則似可笑然吾朝上古
之文字如此而已困謂易大畜之夕辭曰豮豕之牙
程子解之以為不假刑法而民之惡自止之義則
其理甚明而易曉也如此之久句並似可笑而難覺
若無先儒之明解則誰通之乎於此吾顧本朝字
神道之人有程朱之才而發明蘊奧解釋其文
義則其道愈明而行于世矣嗚呼惜哉

因字音
作目

公素總明且焚從前所流老佛之書而一潛心於漁浴
關閩之流學工夫日々積而後學本朝之神道於吉川惟
足而尽得卜部之奧秘矣每會惟足公告若予之
工夫問曰如何々々惟足無異論答曰唯々而已
一夜公語某曰 天照大神使拔素戔嗚尊乎足
凡贖罪時何是哉凡素戔嗚之暴惡不一也就中
太神為御田時素戔嗚春則重播種子且殷畔
秋則放駒使伏田中是最罪惡之甚者也故至振乎
足之凡使贖之矣夫舜之於象欲殺已數回然

象只冠於己而已故辟及為天子封之有厚而親
愛焉又閻公之於管蔡也管蔡欲亂周之天下
故誅之矣夫食者民所天也害稼穡者天下之
罪人也 太神之怒素矣嗚周公之誅管蔡
其義一也

或人見公之次語曰官醫某常好逸遊遂不問其
是為如何哉公曰聖人不謂之乎觚觚哉々々吾又
竊曰醫不醫 醫哉々々

易傳所謂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

賤公稱此語而嘆

公曰常好道義談而樂之時俗客來見而嘯々其言一
不及義且移時而歸矣侍坐者或傍之或怒之曰愚
哉斯人公和解曰如汝輩棄人則何以立人世耶遂
不見怠惰之色

公曰有不孝之罪則雖悟道之僧不可赦也棄父
棄母而已獨成佛人何有益乎若吾領丹有黃蘗
一僧而說種種禪捕而殺殺之耳

公曰凡養他人之子為己之子則名之曰美子亦名其

已下肩上也
有非三子
骨内之字
恐當作而不
然則非解其
義

父曰義父者也雖非骨肉之分其美之所闕亦由不
輕也至其祀之則各有感格之道也凡天地之間理與氣
而已骨肉之祭其親也其理為之主而氣亦相隨皆
所以祭祀有感格道也

一日大會之次小出備及語曰往來于街頭橋邊時有
饑寒窮人疲瘡瘡疾者各揚乞丐之聲也初視之
則我心甚惻然其再視則衷心漸衰也屢視則衷心
自不生也公曰又有甚之觀刑戮有亦然初則哀憫
之心甚切而數日之間不息也數視之則還生喜心愈

亦矣是皆仁心之所以亡失也然則耳目之所觸最不
可不存操也故君子遠庖厨者所以預養我仁也
家中侍輩將立己之後而請恣分與其祿其公曰祿雖
己之所受不可輕焉念其所由來則不可私分之也
寬文八年比京極丹後守与舍弟某以星地之事
相闕而不止遂達執政雖和解之丹後守不肯於此
公与井伊掃部頭相議而諭丹後守其掃部頭謂
公曰如斯而亦不肯則奈之何公曰何傷乎如此而不
肯是驕恣也然則賢与吾遣一隊騎兵而急踏殺

之身人何費詞乎丹後守景肯之
公偶令人誦士元文所作待漏院紀聞之曰竒哉此
文吾願書之而常揭
營府之中而令執政之
人見之則幸也

公之及治會津也本乎人倫正乎風俗故子不得訢
其親如有孝子貞婦則褒之賜之行旅出於其塗
者有疾病則養之有死亡則葬之困窮而不能賑
者則救之使無失其所也惠民也或設社倉而
防其患或賜老養而安之或制所產子而戒不

慈也又四民尚焚屍習以為常教諭禁止之然亦慮
寺院地狹而不使瘞理故賜諸人葬地於三所而遂
其志也因茲諸人自知火葬之非又知立碑表又會
津前太守以來雖多好文學之後然皆不知有正學
也及公之代誦小學之文講性理之書知崇聖賢
之排異端去公之晚年及深信本朝之神道遂
悟千卜部之奧秘故及其薨遺命于子臣不作佛
莫自奉國人始知有儒禮神道者多化之亦有之
其加旃以松脂石炭類貯棺庫有欲厚葬者則

應其水而授之是以工匠知棺槨之制役卒亦練三
物習築埋也凡士庶知厚葬者自公時始禁又禁
殉死亦先 台命類歲也如此者變化風俗之大
者也其餘不可勝計也詩所謂周雖曰邦其命維新
者豈可謂後世國主之模範也嘗聞麟鳳之於走飛山
海之於埤潦聖人之於衆民亦類也信哉然則雖不至
聖人亦類同而異者於人或有不當時異乎類者誰哉僕
竊嘗我中將源公貴賤大小亦雖多未見斯人宜哉
沒後稱天神也其在世嘉言善行不為不多也公之晚

年弘文林學士屢來而接談退謂藤子默曰源公之
學不尋常願近習輩記錄之則可也 僕辱得侍其
末席而日夜親炙焉然志洩氣惰而一吏不能記
不注意於此則忘失者顧十之七八矣今悔而不及其
人僕未見聞之事幾何追思之憂其久而弥失其美
於是抄出於成文之中輯為上卷又聊輯僕所見聞
之平生為下卷號曰玉津靈神言行錄昔閔京洛
學者相謂曰今天子有
後光明院公家有西三條武林有光政正之然則

向所謂異乎類我中將公與池田光政卿也歟嗚呼
惜哉以書卷尾

天和閑逢困敦仲晉望

横田俊益 謹跋

書會備遺言後

會備遺言一卷見之於雅史中不忍空看遺抄
出之私名之云尔惜哉其居多錯謬喜不爲焉之謬
寫魚魯魯混陶爲信在亦少用而忘因陋以怪認其
在更以之其辭難強改其存之者記愚見於此
然而獨難曉也蓋爾如者覽也必之也書字令得
羽林侯備遺言侯在商時之華傑而奇代之後文
也今觀其世行遺言而知其突然令津度晚
年學神道烈侯守信良切之學故其言以習

之契重人之可也其教孫子之不死辨其兩居
之體以是者已况於短智之流乎汝求四海濤究三學
其不可不戒哉顧爾候能不改其言一世之君而
得未之人之不可忘也豈不為之乎而
學之正習不修不辨焉



維田寬政丙辰四月丙子朔辛丑

維田善先職

